

高爾基的一生和藝術



譯因西韋・著夢曙昇本日

售經總司公誌雜海上

譯者序

這本小冊子，是從納烏加社一九三六年七月高爾基逝世後出版的高爾基的一生和藝術中選擇出的。原書一共收了五篇關於高爾基的文章；這裏譯的是對中國讀者所需要的一篇。

作者昇曙夢，是日本最有名的俄國文學專家；他的名著俄國現代思潮及文學，早已由許亦非先生介紹到中國來了。高爾基的一生和藝術雖然祇是作者爲了哀悼這位世界文學的巨人，在短短的時間中寫起的一篇速寫，然而單就這一篇速寫，已足使讀者明白高爾基創作的路程和決定這路程的社會背景，以及高爾基在藝術上政治上的功績了。在這意味上，把這書獻給中國的文學青年們，該不是沒有意義的吧。

譯者 一九三七年，三月，上海。

伊里奇曾稱高爾基為勞動者羣藝術最偉大的代表者，說「他已經給勞動者羣藝術做過許多事，而且還可做更多的事」。伊里奇又說高爾基是勞動者羣藝術事業中的權威。這雖是極確當的見解，但却要仔細的檢討，驟然看來，好像高爾基並不適合這定義。他不是從勞動者羣的家庭出身，而是生於小市民的家庭，他的作品，關於勞動階級，比別的階級談得更少。

並且，就是如現在我們所想的那樣，認高爾基是從勞動者羣的立場來觀察現實生活的諸現象，也不能夠。然而高爾基最初的作品出現時，人們在其中，幾乎首先就看見接近着「暴風雨的預言者」(海燕)的革命的詩人了。勞動者羣把他當作自己的作家，他在全世界的勞動者之間博得了大名。關於他，一個勞動者這樣地

說過：「人們不管以自己爲哪一種類的勞動者，他的精神中總有着某一種活的東西，這就是對於高爾基的記憶」。

高爾基是極複雜的多方面的作家。他是經過人生的懷疑和動搖的長路而來的。爲了要理解他爲什麼會被公平地認作勞動者羣作家，不得不研究他的生活和他的一切作品。他的處女作發表於一八九二年，但他在這九十年代之中，早已大名轟動了，他的新作每次發表，輒銷到好幾萬部。

首先應該記得：高爾基開始寫作，是在俄國的社會生活最可悲的時代。那是政治底，社會底反動的全盛期，那是俄國最後的君主及其忠僕的治世之開始。地主和資產者羣的一定層，看中尼古拉·羅曼諾夫是自己集團利益的忠實的擁護者，於是，便把在自己援助之下可以撲滅社會上一切自由主義的反抗分子的充分權力，賦予皇帝。

當時的俄國文學，是極其非社會的。離開現實生活之建設的作家們，拼命埋

頭於自己的感情和精神中以當時的話來說，就是沈潛於自己的「靈魂」。無論哪個都感到孤獨和寂寞，跑進了內心生活。在文學方面，宗教底、神祕底情調，和「爲藝術而藝術」主義的宣傳，佔了優勢。不滿足周圍現實社會的人們，在現實社會之中不能找到安居的地方，便把他們的視線遠遠地向着天國，向着彼方的世界。有些人一面沈溺於什麼內容都沒有的美的音樂底詩作，一面徒然趨於空想和幻想。再者，其中也有在頹廢底享樂中來發洩自己的創造力，努力於頹廢的宣傳的。更尤甚者，是什麼活路都找不到，悲觀絕望之極，以至讚美自殺的也有。

在高爾基最新的作品出現時代及其後十年間，美列茲可夫斯基，巴列芒特，唆羅古勃，蒲留唆夫，列奧尼特，安特列夫等人的作品，正非常廣泛地流行。美列茲可夫斯基，期待着某種「第三帝國」的來臨。依他的意思，人類是漸次向這「第三帝國」前進着的。他以爲社會主義底運動及其先驅者，正如現代的小資產階級一樣，不過是小市民性的表現。爲什麼呢？因爲「地上的世界是一切，此外沒

有別的世界；大地是一切，其他什麼東西都沒有」這思想，是兩者的根底的緣故。這唯物主義底見解，在美列茲可夫斯基那樣的宗教底迷信家，認為是無聊的愚蠢的事；不以宗教為基礎的社會主義王國，在他的作品裏，被寫成「未來的奴隸」的王國那樣；勞動者羣和有產者羣的鬥爭，他認為是愚蠢的沒有意思的。為什麼呢？因為那「是以暴力對暴力，不是以神對神的緣故」。美列茲可夫斯基，不深究俄國國民和俄國社會的苦難的原因，反而在實際以外求其說明，而想出了至上力的神祕底企圖。同樣，在一八九〇年代有名的詩人巴列芒特，也離開現實生活和社會派底活動，說在這世界，一切的事都「是陰沈的，而且是死一般地的。」他覺得人類就是蛆蟲那樣。這是因為人類以「醜惡的蒼白的」面目，蹲在「狹小苦惱的家中」，忘記了創造底奇蹟的緣故。如果美列茲可夫斯基是想離開這醜惡的人世和生活逃到天上，則巴列芒特，怕可說是在他幻想的懷抱中得救了吧。就是，他歌唱着：

我戰勝了冷酷的遺忘，

創造了我的幻想。

我時時充滿着天啓，

刻刻在歌唱着。

蒲留陵夫是後來離開這反社會的詩壇，參加革命活動的詩人。但從前的他，却是離開社會底活動，希求「祇一個人地幻戀着自己的夢幻」的。因之，希望「忘却一切，成為自由的孤獨的身，在擴展的原野的莊嚴的靜寂中，沒有未來也沒有過去地，走着沒有目的的廣闊的道路，」梭羅古勃則以為「和人們一同存在」是苦事，他以為不得不「和人們一同生活」是最難過的。他的空想，就是不絕地「作出魔法，靜卜吉凶。」他努力從卑野的貧乏的人生斷片，創造出蜂蜜一樣甜的傳說。梭羅古勃說道：「陰鬱的，醜惡的人生啊，在黑暗之中凝縮吧！猛烈的，火燒那樣瘋狂的人生啊，詩人的我，把我以魅人的美麗的東西創造了的傳說

，建築於你之上。」他以爲這種從人生的解放，要由惡魔主義，頹廢和犯罪來實現。他在自己的詩中，把自己寫成惡魔的使者。爲了報答惡魔曾經從深淵救起他，他對惡魔發誓要把惡散佈於地上。在構成他的詩歌內容的犯罪和變態性慾的描寫中，他恰像開闢着通到某一遙遠的、美麗的、「理想」之國的道路一樣。而他在那維的魔法中描寫着的托李羅特夫，就是因爲要滿足自己違反自然的情慾而創造了青白色的少年們的某種奇怪的殖民地的色魔；不僅是病態底俗物，而且是作爲惡魔的存在，作爲特種高尚思想之所有者，亦作爲實行人類解放的使命的受難者，而出現着。

世紀末最特色的作家，恐怕是列奧尼特·安特列夫吧。他在他的文學活動的初期，許多地方得到高爾基的幫助。他不能把他的創造力適用於周圍的現實生活，而陷於惡夢那樣的狀態。他叩天之門求答，但從天上得不到一點答覆，於是，他便以爲天上有神祕的惡意的力，一面與人類敵對，一面愚弄世界，以惡和痛苦

加給人，甚至達到嘲笑人類無用的努力，而從中看到歡樂的這種結論。如果從安特列夫的見地來看，人類永遠是命定地過着沒意思充滿着痛苦的生活。人們想逃出這狀態的一切的嘗試，是絕望的。安特列夫在他最有名的作品，例如瓦西里·費維斯基的一生，思想，人之一生，阿拿狄瑪等中，努力想顯示出宗教，人類的思想科學革命的英雄主義，和社會底努力之無用。於是，在人間祇留下唯一的道路，那就是：承認人類命運之難免的殘忍；人在世上粉碎了幽閉着的鐵籠；自己進一步而逃避生活。

十九世紀的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常常被稱為契訶夫的時代，這在許多點上是很對的。契訶夫是這時代的偉大的詩人，他在他許多的作品中，描寫着許多代知表識階級和憂鬱底空想家們之無力的性格的，人物。這些人物是感傷的；常常陷於哀愁，沒有戰鬥的意志，就是對於社會也是冷淡的。他們相信，沒有他們的積極底努力，用什麼方法，而在二百年或三百年後，這世界便成為華麗的花園，

在這裏確立了美麗的合理的生活。醫生阿斯脫羅夫對凡尼亞舅父中的一人說道：「是的，朋友，在這縣裏，知識階級的紳士，祇有兩人，就是你和我。可是，這平凡惡俗的生活，在十年或不到十年間，會把我們吞蝕了的。用那腐敗的毒氣惡化我們的血液，我們結局也變得同樣的凡俗了」。契訶夫的藝術本質，就是完全疲弊了的智力和反應的精神之安穩的哀愁，這兩者之間靜的妥協。同時，這又是地方上的醫生，鄉村女教師，接生婦，其他的小從業員們的精神之真實的反映，這種精神在當時知識階級之間，當然是最貴重的東西。雖然，這些謙遜的而又獻身的勤勞的人們，却一點也不能改造現存社會制度。他們是完全忍受了。或者和現實妥協了，倘不然，便以那說不出的，對於光明的未來之信仰力來自慰了。

當時，非常地流行着的契訶夫式的妥協主義，美列茲可夫斯基的第三帝國，巴列芒特的幻想，梭羅古勃的惡魔主義，安特列夫的戰慄，一切頹廢派的藝術，都不能從帝制政治所釀成的最後的危機中，救出社會。

二

和有產者羣緊密地結合着的這些作家，不能理解第一時代了。在一八九〇年代，把招致頹廢派藝術之興盛的生活形式在不久之間完全摧毀的，那偉大的強力的變動，已經從社會的下層爆發着。在知識階級唱完了他充滿哀愁的過去之歌的九〇年代，產業已經顯出異常的發達。一八八七年，俄國已有三萬多的企業和一百三十萬的勞働者，一八九七年，却有四萬的企業和兩百萬的勞働者了。在詩人們，求着神或惡魔的時候，在托爾斯泰主義廣泛地傳播的時候，在以實驗的劇場或契訶夫的劇場而知名的莫斯科藝術劇院創立的時候，在美術家們爲了和藝術上的政治底及社會底基調鬭爭而創立藝術世界的時候，而且，在爲這組織中心的賈基列夫對「反藝術底社會主義的擁護者」宣戰，以蒲魯東和庫爾奴依雪夫斯基爲

污蔑「藝術之神聖」的野蠻人而唾棄的時候，——在這時代，俄國的勞働階級，是醒覺了的。一八九六年，彼得堡發生了在當時是很大規模的同盟罷工，參加的有各種生產企業和約三萬人的勞働者。然而這同盟罷工，並不像暴風雨般地，僅是勞働運動之唯一的出現；這同盟罷工，在社會底憂愁時代通行全國，是流動的勞働運動的一個潮流。這樣有力地表明了自己的新的威力，勞働者羣成長起來了的。而勞働運動，便給人以偉大的印象了。在九十年代，蒲列汗諾夫有名的著作，關於一元史觀之發達的問題出版了，這書雖為檢查局所沒收，但在知識階級之間却廣泛地流傳着；同時，俄國經濟發達調查史料也刊行了，其中還收着伊里奇的論文「在茲斯爾域著作中的民粹派的經濟底內容及其批評」。

在這時代高爾基初期的作品，已出現了。這些作品，在幻想的憂鬱的知識階級文學之間，惹起了暴風那樣的印象。像大雷雨前的雷鳴那麼地轟傳着。這些作品，關於勞働者羣，一句也沒有寫着，但是同時，在剛開始的勞働者羣的鬥爭和

高爾基的藝術底創造之間，却有一脈的連繫。那就是心理底結合。高爾基帶來了從社會的下層醒覺了的文學，和偉力的讚美，和對於創造的確信。他貢獻的不是知識階級的無力的文學，却是代表新興勞動者羣的力量和意志的文學。

高爾基是來自下層社會的人；他既不是在圖書館學習人生，也不是在與當時文壇之病態的，那脆弱的代表者們的談話和論爭中學習的；他是在靠着辛苦的勞動才能獲得一片麵包的流浪者之中，在經驗過屈辱與痛苦之殘忍的教訓的人們之中，學習人生的。

高爾基於一八六八年，三月十六日（新歷二十九日）生於中部俄羅斯的尼悉尼。諾威哥羅特。這地方是稍稍常着常在高爾基作品中出現的伏爾加河上流，位於其岸邊的古城。父親是白爾姆的市民，叫做白休可夫，職業是印染作的染匠；母親是染色匠的女兒，叫做瓦爾瓦拉。馬克西姆。高爾基（最大痛苦之意）是筆名，本名是阿力克舍。馬克西姆維支。白休可夫。父系的祖父是軍官，因降部下士兵非常

殘暴，當時的皇帝尼古拉一世把他降為普通兵卒。這人生性極其偏急，所以高爾基的父親自十歲到十七歲，從他身傍逃走過五次，最後一次離開家庭，不再回去了。那時他從托波里斯跑來尼悉尼。諾威哥羅特，在這裏做印染匠的徒弟；是很和氣的，活潑的，快活的人。然而，因為也長於某種才幹，且又有些學識，所以二十二歲時，已經獲得阿斯托拉某汽船公司事務長的職位了；一八七三年，當高爾基四歲的時候，他以虎烈拉症死於此地，據說是高爾基傳染的。母系的祖父，起初是某商行的賬房，後來在尼悉尼。諾威哥羅特開設染色工廠。他是老練的事業家，在短期間內成功，很快就在同市擁有若干房產和三間工廠。也曾被舉為工會會長，是非常虔信宗教的人，同時也是暴君，吝嗇家；長壽到九十二歲，死前曾發過狂。

高爾基的雙親是自由結婚的。富有而驕橫的祖父，當然不願把自己的女兒嫁給不知來歷的貧窮的男子。高爾基少年時代的家庭狀況，對於他的發展是極不利

的。四歲的時候喪父，和母親一齊移住外祖父的家中。在外祖父家裏的生活，是很苦的。這裏，未來的文豪，不絕的看到爛醉，粗暴，吵罵，毆打的場面。高爾基在他的少年時代，留着許多痛苦的回憶。他把這時代的事，在名著幼年時代中寫著。關於統治着染色匠加西林家庭的殘忍的空氣，祇要一讀描寫因了一點兒過失便而如何地毆打高爾基和他的表兄弟的這一節，便會毛骨悚然的。

高爾基少年時代中唯一鮮明的記憶，就是他的外祖母阿克列娜·加西利娜。這善良的祖母極愛自己的外孫，給他說過許多故事。他曉得自己父親始終過着充滿苦難的一生，是祖母所告訴的。

高爾基七歲時候進過小學，但僅僅五個月，他便因染天花休學，以後沒有再就學了。這時外祖母因肺病逝世，祖父破產，所以少年的高爾基，便不得不去工作。他爲了撿拾牛骨碎布廢紙和爛釘，在每次祝日祭日，背負着袋，巡繞着別人的第宅。一普特的碎布和廢紙，由貨店以二十戈比收買，一普特的牛骨，以十戈

比或八戈比收買。大抵高爾基一天拿回外祖母家的錢，是三十戈比或五十戈比，有時或者多些。他又和其他的孩子們一齊偷盜木材倉庫的板片和柴。這在貧窮的市鎮和鄉村，不能算作罪惡。爲什麼呢？因爲這對於在半飢餓狀態中的小市民，幾乎是唯一的的生活手段的緣故。

高爾基一到八歲，就給送到人世的波濤之中，他的勞動的生活，是從鞋店的小學徒開始，但兩個月後開水燙傷了手，跑回外祖父家中。手一好，這回便到有點遠親關係的製圖所那裏做學徒，然而並不教給他職業，却叫他做跑腿燒飯抱孩子的工作。因爲太苦，一年後逃開這裏，做輪船上的廚子的徒弟。這廚子叫做米海爾·斯姆雷，退職的近衛兵，是非常結實，粗魯，活潑的人；開始在高爾基的心中喚起讀書的興趣的，就是這時。高爾基說道：「他以鞭和撫愛，教給我以書籍的偉大價值，鼓起了讀書慾。」這時高爾基熱心地讀完的第一本書，是叫做彼得大帝的一士兵，取材於傳說的小冊子。在斯姆雷那裏，有一隻裝滿各種小

書的木箱，這是世界上最奇怪的圖書館。在這裏，厄加爾特·加烏進和涅克拉索夫一齊並擺着，安納·拉多克里夫和現代人的合訂本也放在同處。自從對讀書發生興趣以後，高爾基便把到手的一切書籍，一本本地讀完。這有許多是成於無名作家之手的古典的作品。廚子斯姆雷，教高爾基讀古時的聖人傳，厄加爾特·加烏進，果戈里，普式庚，格列布·域斯賓斯基，仲馬，佛里·馬宋黨的著作等。寫着各種英雄的非凡事蹟的傳奇風的故事，從少年時代就支配着高爾基；他已經不能滿足平凡的灰色的日常生活，而追求着出現於後來作品中那樣的某種英雄底偉業了。

然而輪船上的高爾基的生活，不管有斯姆雷的保護，也是苦的。僕役和廚房的工作苦惱着他，他再回到製圖師那裏，但在這地方，他却爲了熱心讀書而被痛打，又被沒收了書。雖然這樣，他也背着主人，在屋角裏燒殘的蠟燭或油燈光下讀書。有時，他給人用松木棍來毒打，送到醫院，他便利用這樣的時間，耽讀書